

百家類纂

第十九冊
管子上

法家一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法家類總題

漢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
曰先王以明罰敕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
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制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隋經籍志法者人君所以禁淫慝齊不軌而輔於治者也
易著先王明罰飭法書美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周官司寇
掌建國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誥四方司刑以五刑之法
麗萬民之罪是也刻者爲之則杜哀矜絕仁愛欲以威劫
爲先殘忍爲治乃至傷恩害親

法家類總題畢

管子題辭

史記管仲穎上人既任相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
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
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太史公曰吾讀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今按其書非一人之筆
亦非一時之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疑戰國時
人采掇行事附以它書成之不然毛嬙西施吳王好劍
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亂事皆出仲後何爲預載之也周
氏涉筆曰管子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理明法處
過於餘子他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

物必於所聚文子淮南聚衆詞各成一家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

法家類

管子上

牧民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舉辟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管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章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四維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四庫全書

管子

張國乃滅亡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罰繁而

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

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疆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母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蒲室言堂蒲堂是謂賢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

唯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天下不患無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緩者後於事各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權脩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權之無輕不可得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

欲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

上好詐謀間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一則百姓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君國不能一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有獨王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一樹百穫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不可得也。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於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

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
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
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也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
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
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國之所以安危
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
賦歛不足恃也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
事五事五經也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

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
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與重
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
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
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二曰見
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
不好本事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
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
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
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

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君之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成國之貧也
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歲國之貧也三曰桑麻
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
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
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
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
隄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歲雖凶旱有所
紛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
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

里視宮室觀樹執簡六畜以時均脩焉勸勉百姓使力作
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辯
功苦上完利監一五鄉以時均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
於鄉工師之事也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
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無
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乘馬

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
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

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一宿之行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噐也不知任不知噐不可謂之有道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爲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治民有噐爲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虛實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而右息之

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決塞而欲馭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
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
楫而欲經於水險也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
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
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爲右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
藏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
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
圉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勝人
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五輔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
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
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今有上之君皆處欲
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
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
曰人不可不務也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
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爲政者田疇墾而園
邑實朝廷間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
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
武勇而賤得利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於是財用足而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飲食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而有解舍下必聽從而不疾
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
一戰而正諸侯

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以
六興者何辟田疇利壇宅脩樹藝勸士民勉稼穡脩墻屋
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
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
此謂遺之以利薄徵歛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
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
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賑罷露資乏絕此謂賑其窮
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
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下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故曰
德不可不興也

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義有七體七
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
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搏誦以辟刑僂纖嗇省用以備饑饉
敦蒙純固而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
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
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
不行也

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
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

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貧富無度則失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誨爲人弟者比順以敬爲人夫者敦悫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弑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

曰民知禮矣而不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

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饑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得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

故曰五經旣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物者其刑死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淫諂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脩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搏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詰詐僞去讒慝則姦人

止修饑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
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
稅歛毋苟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
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
其悅在玩好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
於前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是故博帶梨大
袂列文繡染刻鏤削雕琢采關幾而不征市廛而不稅古
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失

宙合

春采生秋采蔎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之動靜開闔
信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

士有意而未可陽也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賢人之
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抑以辟罰靜默以俸免辟
之也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反於寒暑之蓄矣
非爲畏死而不忠也夫強言以爲僂而功澤不加進傷爲
人君嚴之義退害爲人臣者之生其爲不利彌甚故退身
不舍端脩業不息版以待清明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
封於宋以爲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
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鮮而不
動墮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
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
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

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
之義也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
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
繩焉以爲鳥起於北意南而至于南起於南意北而至於
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故聖人美而著之曰千里之
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言大人之行不必
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故爲上者之論其下也不可以失
此術也

謏克言心也心欲忠末衡言耳目也耳目欲端中正者治
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
見察謂之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聰明以知則

博博而不惛所以易政也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吉聽不
審不聰不審不聰則繆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
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惛繆過且惛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
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讒克末衡言
易政利民也

歲有春夏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
濕而不盡薄承濕而不滿高下肥瘠物有所宜故曰地不
一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
矩繩準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
其詳不可盡也

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桴桴則擊言苟有昌之必
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景不爲曲物直響不
爲惡聲美是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
子繩繩乎慎其所先

天地萬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直萬物故曰萬物
之橐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出於四
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裹散之至於無間不可名是大
之無外小之無內故曰有橐天地其義不傳

樞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氣則生
無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其名

樞言曰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民與地則得矣先貴與驕則失矣是故先王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末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末用故先王貴善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萬物之師也爲之爲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物之指也

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爲人之所制者有不能制人人

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人衆兵強而不以其國造難生患天下有大事而好以其國後如此者制人者也德不盛義不尊而好加名于人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如此者人之所制也人進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相胥如此者不能制人人亦不能制也

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故善游者死于梁池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于食治屬于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

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

矣爵祿滿則忠衰矣唯賢者不然故先王不滿也

人主操逆人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爲天下無私愛也無私憎也爲善者有福爲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爲故先王重爲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者也故先王貴明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

八觀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饑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堯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饑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饑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

者其城不固民饑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易殖也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閑貨之門也故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

榭繁者其藏不足以供其費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
家無積而衣服脩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
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
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
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以生生於無度故曰審度
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不
可使用國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凡田
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
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
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粟米多

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
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無
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饑色故曰山林雖廣草
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
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船網不可一財
而成也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
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
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母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
用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母已是用民
力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州里不鬲閭閻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
擊殘賤之民毋自勝矣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按樹木茂宮
墻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
長游里毋士舍時毋會同饗蒸不聚禁罰不嚴則齒長輯
睦毋自生矣故昏禮不謹則民不脩庶論賢不鄉舉則士
不及行貨賄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
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
生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強弱
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
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傑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
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金玉貨財
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
人不論材能而在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
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傑材臣不務竭能則內治
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
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
外勢則國之情僞竭於敵國矣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
國可知也敵國強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私情行而
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而敵國不畏其彊豪傑不安

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賈而不務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爲變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兵士不用困倉空虛而外有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矣

法禁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刑殺無赦則民不偷於爲善爵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三者藏於官則爲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強而治矣

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

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群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

重令

凡布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盜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

救粟不足未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釋也驕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歲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母分役相釋

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

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母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母上拂之事母下比之說母侈泰之養母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

曰朝不貴經臣則便辟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上
通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民不務經產則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便辟得進母功虛取奸邪得行母能
上通則大臣不和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倉廩
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
矣

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
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
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
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
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

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
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
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
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
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
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於天下而
求霸於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兵有與分爭德不能
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
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

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噐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
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
也三噐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
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
者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雖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國有
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
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
不足以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
戰不勝則守不固守不固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
之何曰不爲六者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

爲六者損益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
同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
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
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
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
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

聞賢而不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
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廢人而復起殆可而不
爲殆足而不施殆幾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人主孤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使人主孤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痊睢之礦石也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爲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爲雕文刻鏤足以辯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滯故曰儉其道乎

凡人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服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

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
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
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
重於民威權貴於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
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
予人也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
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
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國一也故勇而不義傷
兵仁而不法傷正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法之侵也生於
不正故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

不苟爲辯行必思善不苟爲難規矩者方圓之正也雖有
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故巧者能生規矩不
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
雖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
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
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
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
有道之君行法脩制先民服也

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
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賢人之行

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忠臣
直進以論其能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
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也經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
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
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爲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
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重誅之過行
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
美揚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
內亂

明君不爲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於親不爲君欲變其令

令尊於君不爲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爲愛民虧其法
法愛於民

兵法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
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
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
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
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

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
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也卒
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量則衆強
不能圖不可數則僞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
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
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霸言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
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
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則

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
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
憎惡也外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勿辭聖人能輔時不
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
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
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利
大本而小標塋毗近而攻遠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
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
不聽

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
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

也。以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強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強以避罪小國之形也。自古以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卿貴而不臣非其卿也。人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國小而都大者弑。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夫令不高不行不搏不聽堯舜之君非生而理也。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故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

所始也。以人爲本。本理則國固。亂之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問章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問少壯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士之久留也何若。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也何待。問獨夫寡婦孤寡病者幾何人也。問國之棄人何族之子弟也。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

家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問
宗人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餘子仕而有田
者今入幾何人子弟以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士之有田
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
身何事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
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於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
貴於大夫者幾何人官賤行書身士以家臣自代者幾何
人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羣臣有位事官
大夫者幾何人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鄉子弟
力田爲人率者幾何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無節率子
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問

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
急者幾何所也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問士之田宅
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
男女有巧伎能利備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
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問一民有幾人之食也問兵車
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輓家車者幾何乘處士脩行足以
教人何使帥衆莅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
人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脩城郭補守備者幾何
人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
人大夫䟽噐甲兵兵車旌旗鼓鐃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
䟽藏噐弓弩之張衣夾鋏鈎弦之造戈戟之緊其厲何若

其宜修而不脩者故何視而造脩之官出噐噐處噐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鄉師車輜造脩之具其繕何若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噐定冬完良備用足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時簡稽帥馬牛之肥腩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出入死生之會幾何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脩者上必幾之守備之伍噐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歲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所辟草萊有益於家邑者幾何矣

戒章

所封表以益之生利也何物也所築城郭脩墻閉絕通道阨闕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也法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

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日期而遠者莫如年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之德也是故聖人齊滋味而謹動靜御正六氣之變禁止聲色之淫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靜然定生聖也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故不以天下爲利義故不以天下爲名仁故不代王義故七十而致政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懾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色如此而後可以爲天下王所以謂德不動而疾不相告而知不爲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萬物化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寡交成功謂之知用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孝弟者仁之祖也忠信者交之慶也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

參患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赦有罪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

不安上失有罪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
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群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
難群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
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
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
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
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
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伐之功盡今交刃
接兵而攻城爲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
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

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
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
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
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者同實射而不能
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
伐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
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
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
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
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
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

制分

凡兵之所以先爭聖人賢士不爲愛尊爵道術知能不爲愛官職巧伎勇力不爲愛重祿聰耳明目不爲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故小征千里徧知之築堵之牆十人之聚日五間之大征徧知天下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兵不呼儆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儆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軼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九牛而刀可以莫鐵則刃游間也

君臣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國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與之間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下化者明君也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

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
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
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
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
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
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
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箴籍以相揆也
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
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

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供專於上則人主失威
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
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
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

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
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
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
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
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
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
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寔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

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主位衣服緡纁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則爲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弟聽於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縛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一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姦僞之人無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約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爲人君者孰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奸僞之心故不敢殺也夫道者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便不爲

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闌堵之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是故國之所以爲國者民體以爲國君之所以爲君者賞罰以爲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

爲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爲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是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

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沉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沉疑之得民者前貴而後賤者爲之驅也明君在上使辟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之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之也

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

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

臣以節信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知失諸民退而脩諸已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故人君者上注人臣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君子食於道則禮審而義明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徧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齊民食於力則作

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也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爲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讒慝不生婦言不及官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姦昭公威私也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主失其體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者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忠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作則爲人上者危矣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母患人莫已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爲而民無過命民之

觀也察矣不可遁迹以爲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故先王畏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民罪之故稱身之過者強也治身之節者惠也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往喜民來懼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懼氣以感目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櫨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策故

四稱

遯獸可及遠道可致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旣善所以感之也

管子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大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爲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

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實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

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
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言語則謀謨動作則事
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
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
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
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

心術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耳目者視聽
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矣夫心有
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
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故曰君無代馬走

無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毋先物動者搖者
不定趨者不靜言動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
主者立於陰陰者靜故曰動則失位陰則能制陽矣靜則
能制動矣故曰靜乃自得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故曰不遠而難極
也虛之與人也無間唯聖人得虛道故曰並處而難得世
人之所職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
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
舍焉故曰不潔則神不處

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
之此焉能知彼脩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故曰去知

則奚率求矣無藏則奚設矣無求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
覆虛矣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故
曰不伐

絜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絜
之者去好過也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

人迫於惡則失其所好怵於好則忘其所惡非道也故曰
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
恬愉無爲去智與故言虛素也

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
以物爲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所取也

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忤於物矣變化
則爲生爲生則亂矣故道貴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
君子之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若
適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矣舍
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
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故曰毋以物
亂官毋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得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氣
者身之克也行者義之正也克不美則心不得行不正則
民不服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

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
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
能專乎能一乎能母卜筮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
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已乎故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
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慕選者所以等事也極變
者所以應物也慕選而不亂極變而不煩執一之君子執
一而不失能君萬物日月之與同光天地之與同理聖人
裁物不爲物使

心安是國安也心治是國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民故功作而民從則

百姓治矣

人能正靜者筋朋而骨強能戴大圓者體乎大方鏡大清
者視乎大明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於四極金
心在中不可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善氣迎人親如
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言聞於雷鼓金心之形
明於日月察於父母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
王之惡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爲愛刑之不足
以爲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

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樂哀怒止怒
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
性豈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心之中

又有心意以先言意然後形形然後思思然後知凡心之形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爲原泉之不竭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能令用之被服四固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察於地

白心

苞物衆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爲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爲一人枉其法。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是故萬物均旣誇衆矣。

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

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

愕愕者不以天下爲憂。刺刺者不以萬物爲策。孰能棄刺刺而爲愕愕乎。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爲阻也。持而滿之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水地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苑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溷人之惡。仁也。視之

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夫玉之所貴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堅而不感義也廉而不剝行也鮮而不垢絜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

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九德出焉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臍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爲九竅脾發爲鼻肝發爲目腎發爲耳肺發爲口心發爲舌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麤粗也察於微眇故脩要之精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爲人而九竅五慮出焉此乃其精麤濁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伏闇能存而能亡

者著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戡於天下，欲上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或世見或世不見者，生螭與慶忌，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載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麤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汨，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甘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而祿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鮮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四時

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刑德者，四時之合也。刑德合於時，則生福；詭則生禍。

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邀至賊氣速至則國多菑殃是故聖王務時
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聖王所以
合於天地之行也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陽爲德陰爲刑
和爲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
之慧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國惡
之是故聖王日食則脩德月食則修刑慧星見則脩和風
與日爭明則脩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之誅也信
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積則冒暴虐積則
道生天地德出賢人道生德德生正正生事是以聖王治
天下窮則反終則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作事不成必有
大殃月有三政王事必理以爲必長不中者死失理者亡
國有四時固執王事四守有所三政執輔

正章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正之服之
勝之飾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如四時之不貸如星
辰之不變如宵如晝如陰如陽如日月之明曰法愛之生
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無德無怨無好無
惡萬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刑以弊之政以一之法以遏
之德以養之道以明之刑以弊之毋失民命
立常行政能服信乎中和慎敬能日新乎正衡一靜能守

慎乎廢私立公能舉人乎臨政官民能後其身乎能服信
政此謂正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守慎正名僞詐自止舉
人無私臣德咸道能後其身上佐天子

九變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
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
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
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
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
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入也不然則有厚
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

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
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閼也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
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
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
公而好私故民雖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
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聘
弋獵鍾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利身體便形軀養壽
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
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

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爐也治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故明王之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衆彊富貴私

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爲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在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故聖君以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

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爲主而不得用其法不能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

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胸以聽其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牽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故下

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視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竭民財急使令罷民力財竭則不能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民已侵奪墮倪因

百家類纂 卷之二十一
以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然民淫躁私行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而威日衰矣

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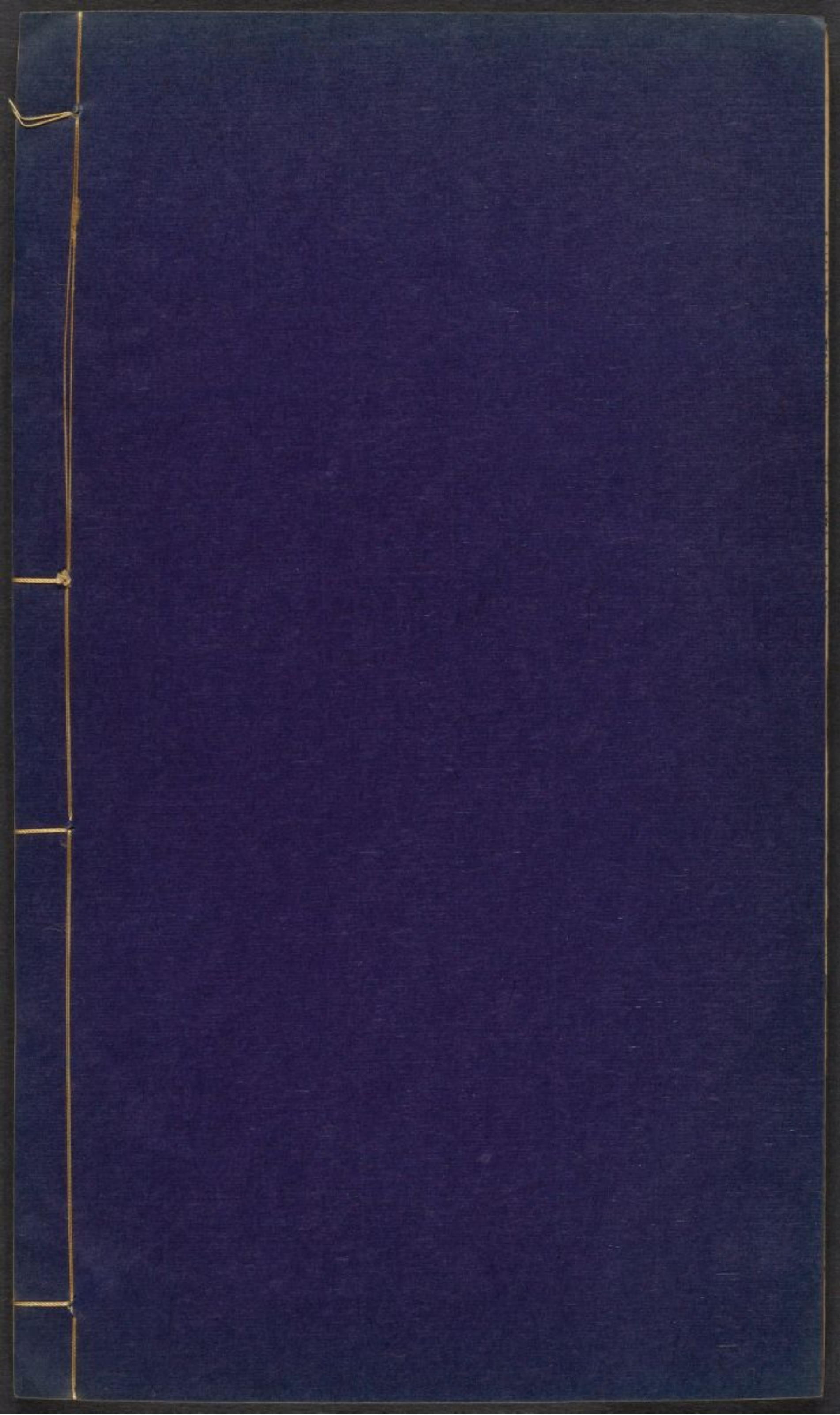
然后靜者也

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強劫弱衆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務一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不發則是長淫亂而使邪僻也有愛人之心而實合於傷民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事莫急於當務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齊不得則治

難行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貴於勝勝故君道立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管子卷上終



20

T 1060 / 3135

1

百家類纂

第二十冊
管子下

法家二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法家類
管子下

治國

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
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
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
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
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
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
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

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

管子

管子

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糴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廩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爲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毆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

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而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

得眇眇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以成也故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道曰天主政地主平人主安靜春夏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

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
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
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
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
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
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
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盡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
然而自至神明之極昭乎知萬物中義守不惑不以物亂
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

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来精想思之寧
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
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
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
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
者心也心以藏心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
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不治必亂亂
乃死精存自生其外自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
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
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
天蓄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光是謂內得

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復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中匈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小問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

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駿馬而洧古盤字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七臣七主

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

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倉庫非空虛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亡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無非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王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

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
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
殺伐無割大陵伐大行伐大木伐大山伐大火誅大
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無
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歲故春政不禁則
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
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
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
冬霆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宜
多騰墓山多蟲蠹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
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克國者追寇之馬

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窠也明
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
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使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
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
也權勢者人臣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
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
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大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
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而不隨其功則士不
爲用數重出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

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百姓無怨於上

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爲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臣說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爲讎除讐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爲辭功

祿明爲下請厚賞居爲非毋動爲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

禁藏

禁藏於胷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爲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

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以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誅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釣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

雖多士不爲歡刑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措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因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

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惡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

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

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紀法令爲綱維吏爲綱罟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鉞耨以當劒戟被袞以當鎧鎡蒞笠

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
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
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
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
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
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
之憂故王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

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
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
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
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
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
麻絲旁人竒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歲民有餘食夫鋟
鈞者所以識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
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
備然后民可足也

入國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
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
接絕

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
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

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爲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

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饑寒身之腠胔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握遽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後止此

之謂養疾

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

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

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

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

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子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修理故能長久

桓公問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於朝而備訊咎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

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厲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久常有危殆矣

形勢解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下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王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伎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悌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王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沈王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蒞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

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群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供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

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
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
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
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
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
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
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
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
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
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
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
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
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
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
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
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

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
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
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
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
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也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
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
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
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
之相得則主尊顯故曰嚙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
聲彰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

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
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
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
脩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不言而廟堂旣修
將將鵠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
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
鳴鵠有之故曰鳴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
故國治其群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

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
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
僭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畔之而
怨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無儀法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
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
賓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
不顧小物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
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
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
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不助天地不與
舉事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
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
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
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
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
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
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

者羿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乃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蒞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真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蒞民如仇讎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並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

爲王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

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太山之隈奚有於深毀譽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讒訾讒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弊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讒之人勿與任大

明王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訓諺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惡養嫌食多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棄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棄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棄之言者參伍於天地

之無私也故曰有無棄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也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

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遺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誠若神故曰無廣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朝忘

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脩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脩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人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爲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則子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止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表儀也禮儀者尊卑之表儀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

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饑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后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

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畔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也藏之而無形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

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

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能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墮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

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后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信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母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

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
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
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
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
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
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

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
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
用其智而不任聖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能任衆人之力
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
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
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
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王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
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垂
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身醜耻而人不信也

百家類纂卷之二十一
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遠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照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群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奸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

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行賊暴也故

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服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之大禁也

立政九敗解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群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之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知築補甲兵弊彫莫知脩繕如是則守圉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脩百姓無圉禦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

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敗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群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

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母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
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
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力智者不爲謀信者不
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
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母聽群徒比周則群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
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
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
故曰群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母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

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
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
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
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
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母聽請謁任舉則群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
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設於官群臣務
佼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舉之說
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母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諛
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

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謫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

告謫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遠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也故曰三經旣飾君乃有國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
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
休之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
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
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
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
禁以振之

凡人君者覆載萬物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
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
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
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百姓得其職則莫不
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
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
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

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
故曰伍於四時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脩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
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
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彰明

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脩近
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
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
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
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
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
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脩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
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天下所持
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
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
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
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錢殷民大悅此所謂能以不有予人者也

明法解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審於
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
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意內明辯而不相
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

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群黨而成
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
者臣術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
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
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
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
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故明法曰百官
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群臣此
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
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
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
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
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
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臣專以其
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
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群臣威嚴已廢權勢已
奪令不得出群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
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

不出謂之域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
條通群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
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
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
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
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
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
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
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
立者不當則群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
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
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
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
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
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
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群臣不
得辭也其當罰者群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

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
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
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舍有罪則
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
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
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
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
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
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群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
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
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
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
於主則群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聽故威勢分
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
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
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
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
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
就死而不怨以法賞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

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

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情事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

伐務多其交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不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肯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者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愚是故忘主私佞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群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群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名法曰佞衆譽多內外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侵欺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群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

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國其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
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
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
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
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
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群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
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
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群臣得務益其家君
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

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
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
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
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
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
所與倂而不以官務爲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
小臣持祿養倂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
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
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

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禮義以道其主主無邪辟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克其言則賞不克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是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群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

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
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
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
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
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
止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
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効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効
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効當則賞之不當則
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
勞而分職治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事語

桓公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
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
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積也致
園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
子曰歲歲一十年而十也歲歲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
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歲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
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
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
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

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金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偶筴之商日二百

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爲錢三千萬又變其稅五千四百鍾之鹽而藉爲錢三萬萬矣以此藉之數而比其常爲錢藉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國蓄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

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
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
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
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
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
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
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
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

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
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
蓄賈將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
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
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
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
治貧富之不齊也

且君引鋸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
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
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

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爲鑄幣無已乃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金十

雖猶後世之所
謂緡錢也

而道有饑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

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

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玉起於禺氏音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權數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而歲十一年與少半歲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

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塞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

地數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予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管子對曰昔者桀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

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筴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菑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

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屍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銍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銍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銍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王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揆度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

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彊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饑寒凍餒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其本若爲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 管子下終

